



寫在白色冬夜

XX:
時間過得真快。一視開，來蘇格價已經三個月了。
今天是聖誕假期的第一天，這一道長街上的人全走了，剩下我一個。電視室裏淒涼涼的，不像以往一般熱鬧。這幢樓里住的人大多是本地人，今天陸續有幾個人來敲門，都是寄放東西的，有的寄放一兩盆花草，有一個却寄放咖啡機，我把它們剛剛安置好。
我房裡也養了三盆花草，剛來的第二星期，發現那朝東的窗台上放了一盆水菓，總覺得還欠缺了什麼。當時我還未安定下來

呢，已開始一腦子的風花雪月。趁一個週末上上下下沒天，我把校園裡的建築全走遍，驚地想起圖書館的走廊上有一盆梧桐葉形的常春藤，但那兒人多，等了好久，才匆匆忙忙地蹲下，十萬火急地挖了一根幼苗，放在大衣的口袋里，嚇得嚇地跑了回來。我把它藏在切開的塑膠瓶子里，泥土是門口的花床拿的，幾個月以來，它已長得十分茁壯。其餘兩盆是後來添增的，一盆是吊蘭，一盆是天竺葵。想念的是家里的胡姬花，養了七八年，今年才第一次開花。
對了，不該忘了告訴你，除了

花草，還有一根青蔥，是一枚洋蔥發出來，現在是一尺來高，嫩得可愛，友人到訪，不敢相信是臥室裡栽培出來，謾改回煮湯可以用得上了。我怎麼捨得呀。
大家都走了。來道聲聖誕快樂的同學都關懷地問我是不是可以在聖誕節期間去他/她家串過，我一一謝絕了。
我没事的，我說。我有我的植物陪著，得意得說的人也一時覺得不是味道。
不過話說回來，我過得很好。以前讀書，並沒有這種感覺，現在由社會重回校園，說沒感覺是假的。第一天上課時，我突地有個時間倒回的感覺，許多年來都在腦海消失的人影一個個在眼前晃著，我幾乎可以叫出他們的名字來。這兒一切變化不大，只是看電視新聞時，十幾年前的廣播全英的廣播員安娜福特怎的變得那麼老了？還有依舊翩翩如昔的諾愛門，怎麼已笑不出以往的單純？
我還發現，每個人在這世界上有他的根本的存在。學校里就有一個英籍學生，簡直像透了一位叫黃慶華的友友，走路時微微向前傾的小動作，以及那種精靈，但又若有所失的神情簡直一模一樣。我還找到一位老坐在一旁的白色夢寐子。我把這種發現，告訴同班的伊塞爾比亞人，他說第一次看到我也有這種感覺，說我的相貌與他們一種少數民族也是一個模子出來的似的。
「真的像嗎？」
「真的，鼻子、眼睛都像。」
「……」
他說著，說著。弄得我恨不得馬上要去看那兒有個究竟。

幾個星期過去了，他與異常的從秘書處走回課室，說家里已給他寄來了那民族的一張明信片，說要給我看看。我忙不迭地接過來，那少年一頭極長的頭髮披散披著，睡著一對小眼睛，鼻翼那麼大，那嘴唇厚嘟嘟的，尤其是下唇，乍看像伸出的舌頭，而且膚色黑得無底洞。
「真的像嗎？」我不敢相信。
「真的，很像。」他還是一本正經的。
我再沒開口。但他仍然以為我還是興緻高昂。
「他們的太不開化，但還算是友善的。樣子是醜了一點，但這都不重要。你說是不是？」
「X X X X X X X X」
這一走廊上一共是八個房，住著四個英國學生，都是一年級的小伙子，以及四個研究生。我與中國來的一位同學毗鄰，另外兩名非洲人住在我們對面。我們四個人共用一個廚房，所以接觸的機會也比別人多。但都不同居，若不住在一起，肯定很難彼此相談。可貴的是我們相處的都很好。尤其是北京來的同學，我們可以一聊就幾個鐘頭。一開始，他與我談英語，不知怎的一時溜了嘴，一口京片子走了出來，猛向我道歉，後來知道我也講華語，感得不得了：「怎不早說呢！您！」現在我在學習把華語講得更好。他的看法與我一樣，不管什麼南腔北調，重要的是你已把話講得清楚。
大學里的中國學生很多，都是研究生。香港來的也不少，最多的還是馬來西亞來的，總有一百位上下吧。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同

71
砂勝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學會還是大學中最龐大的組織之一呢，當年活動也多。十一月廿廿二日那天，還有舉辦了一次「東方食物會」呢。我不是同學會的會員，因為我們與一般職業生都很少碰頭，同在一夥兒，也僅限於同組的研究生及住在一起的一些人，所以許多活動都不知情，但偶爾兩位吉隆坡來的同學是我的廚藝真的還有一手，把話傳開了，竟要我弄出一道菜來。我弄的是「咕咾肉」，洗洗切切，忙得我一個晚上，還好有人來幫忙炸肉，否則那天我恐怕會交不出貨來。成本貴，總花了卅幾鎊，精打細算之後，竟要四十鎊才買一塊肉，當然還有黃瓜、鳳梨、蕃茄等配著，但份量還是令人咋舌的少，我插了插，想想總不足夠飽飽一隻小貓吧。但大家都頗頗讚好吃，擺賣時候，我剛好有課，但到現場時，一時不相信來買的人竟那麼多，場地簡直是給擠滿了，大家忙得十分興奮，一大盆殘羹剩飯的春卷已是盆底朝天。
我的咕咾肉也給搶購一空，而價錢臨場給提高到六十鎊，該是十二道菜賺得最多的一種。只是有人後來抱怨，SWEET AND SOUR PORK

WITHOUT PORK! 咖哩賣得不好，事後我還免費吃了五條雞腿。最慘的是波波波拾拾。我同系的法國人皮爾，當著我惡作劇地大叫，弄得我啼笑皆非，我看着他叉了一口，眨眼確確的，向我又吐又瞪眼，却不再說第二句話。接著，又有名英國人吃了要嘔吐！事後，我上前看了看那剩下的一大鍋，發現麵粉粉放太多了，動一動，硬硬硬硬硬，也沒見到有蕃薯，誰是沒買到，事到臨頭就免了。呈灰的色澤，真是煮糊的芋頭吧。我弄了一小杯椰一椰。除了一些椰漿味，幾乎只是白水調糖。我不自覺地竟重複皮爾語音剛落的一句話：
「我的上帝，這是什麼東西來的？」
「本錢都賺回來了，別說了，別說了！」大家笑着把殘局收拾。大家玩得十分開心，而且還賺了錢，天下難得有這一種娛樂呀！
(待續)

○梁放

何能安睡

●夢揚

昨夜惡夢猶燃亮今宵的靜寂
一整天憶著耕草翻種、老鷓鴣
却帶著鎗聲鬧醒森林
這些日子
生活實在苦得很、喉節
沒了水的干涸、舌頭
淡的舔不清五味

今夜，教我如何沉睡
假若三更時刻，斷了門探
困我於殘垣敗瓦間
而那年帶自家鄉的土語和雕龍
的牙床，撐不住我
脊椎骨是否該棄捨
那一點點的鑽火。

山.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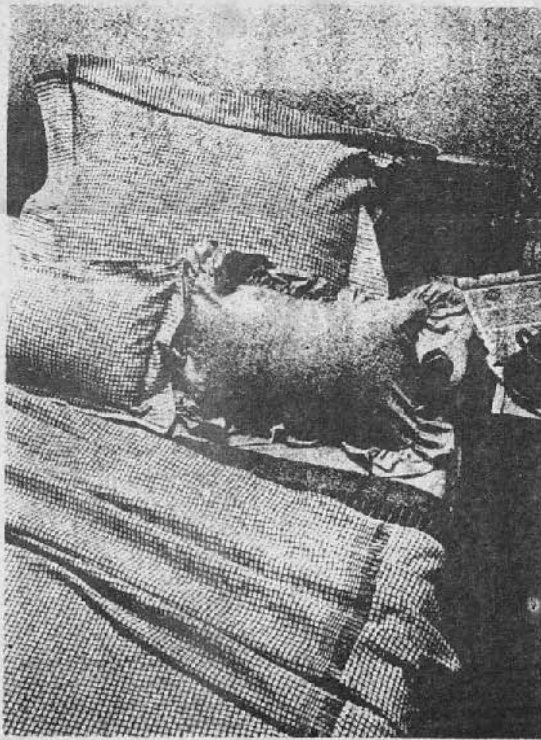
那一聲
難以啓口的
再見
終凝固成
一座
山
隔在你我之間

那一份
難以忘懷的
回憶
終盈滿成
一輪
無怨的
月
圓在山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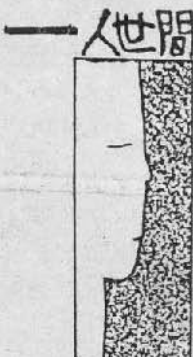
●雁程

換枕記

●武聰



人與人真的不能徹底溝通瞭解嗎，吾愛
夫妻兩年，我們還是各睡各的枕
卿卿我我的綿話漸漸少了
你是否在暗暗埋怨
兩個枕頭為何不能併成一個？



夜里落著雨，浙聲微微向著。玻璃窗上一層水氣，看來迷迷不清，外面的白色路燈，變成霧氣後面一團發亮的光暈。那具體的輪廓消失了，實質的存在變成液體似的抽象物，如一種模糊的觀念。實實在在的一盞路燈，隔了一層水氣的玻璃，不知怎的却成爲一種搖盪與恍惚的觀念，要看的人用心去思索。
室內亮著黃黃燈光，櫃架上的檯燈透過粉紅燈罩散出柔和的光亮，把白色牆壁映得一片溫暖。坐久了，去推開玻璃窗，觸及那鐵拉與玻璃，濕而冷的感覺，令人切實感到自己的存在，像那盞在微雨紛飛中靜靜亮著的路燈，如此清冷。

非要併成一枕嗎，吾愛
今晚我睡你的，你睡我的枕吧
讓我們緊緊貼耳傾聽
彼此枕中棉花的聲音

聽到了嗎，吾愛
我的枕，我夜夜貼著頭想
想我臨睡前還要趕多少山林的路
想我匆匆趕路到底要去哪裏
過去、現在、將來的砂撈越州？馬來亞？
抑或滾滾沙塵的世界，茫茫夜空的星座
以至冥冥中所有親切的夢魘，……
就那麼緊緊貼枕，把所想所夢的都蕩了進去
脹鼓鼓的，千頭萬緒的棉絲交錯呵
你聽到了嗎，吾愛

貼著你的枕，我聽到了，吾愛
相對於我錯綜複雜的棉絲
你滿枕柔柔的棉意
原來只是一團幽怨：
結婚之後，緣何他不再送花給我？

我把答案遞進你枕中了，吾愛
明晚我們再次換枕，你貼耳細聽吧
我已一路採擷花朵，只當趕路目的地
獻給夢魘中所有親切的人羣之後
才保留最後的一朵嬌艷，給你

是的，只要這麼換枕，吾愛
夜夜傾聽彼此，最終就分辨不出
你的枕我的枕了
是的，吾愛，世紀將屆
蘇聯與美國都趕着換枕了
人與人還要質疑些什麼，爭論些什麼呢？
(八九年棉婚紀念寫於古晉)

在檯燈的溫暖和路燈的清冷里，在空氣中浮浮沉沉的冷暖之間，窗口成了一個交界處，兩種同性質但子不同感受的光亮在黑暗中交融，內心的感覺，由暖到冷，從實在至模糊，也成了一個過渡。不知什麼時候，天氣才會開始轉變，烏黑的夜空，何時才能明朗潔淨，望著遠處夜空一道雷光閃過，更明確地感到：這只是一種過渡。

雨終於會停，這濕漉漉的雨季將會過去，但在等待天氣的轉變中，等待的心情、外形和內質的變化，是否也正處在這種過渡中？
早季竟似遙遙無期了。

(方林)